

歷史與空間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/整理

來鴻

向壘

另一種讀詩法：詩中「物」與「物」中詩



紫檀金銀繪書几 (局部)，日本正倉院藏。



銀鍍金摩羯式酒船，廣西南丹縣北宋銀器窖藏。

我們從小學習詩詞歌賦。古人說：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作詩也會吟」，但無心自問，讀詩時，有多少人曾花心思去研究詩中所提述的器物造型如何、它是用甚麼材料造成或為甚麼當代的古人會發明這樣的器物？

揚之水教授開場時就點題道：「我給它起了一個副標題：另一種讀詩法。意思是通過讀詩和讀物去復原一點古典的記憶。而詩中『物』與『物』中詩是我給自己作的名物研究選擇的一種表達和詮釋。所謂『名物研究』，就是研究與典章制度和風俗習慣有關的各種器物之名稱和用途。簡單而言，就是發現及尋找『物』裡的故事。比如說這一件文物裡面包涵了甚麼東西，始末緣由、整個的發展過程、與生活的聯繫等等。其方法是以文獻、圖像、實物三者的配合，來闡發研究物件的名稱、內涵及演變歷程。」揚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研究員，她曾擔任《讀書》編輯。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，開始深入研究文物考古，用考古學的成果來研究文學作品，近年專心從事名物研究。

揚教授也指出，最理想的研究狀態是用名物學去建構一個新的敘事系統，此中包含着文學、歷史、文物、考古等學科的打通；一面是在社會生活史的背景下來對「物」的推源溯流；一面是發掘「物」中折射出來的文心文事。這種方法應該使研究者能夠在「詩」與「物」之間往來遊走，尋找它們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徑。因此，詩中「物」或物中「詩」這兩種概念原可相互置換。雖然入手的角度不同，但它們的方法和目的都是一樣的。只是這樣的系統不是一時三刻能建立出來，而揚教授也正朝着這個方向努力。

詩中「物」

揚教授舉了幾個例子以具體說明如何能透過讀詩研究詩中「物」的樣式跟用途。比如在《醒世姻緣傳》第三十七回曰秋周「遂問那主人家借了一個盒子，一個《赤壁賦》大磁碗，自己跑到江家池上，下了兩碗涼粉，拾了十個燒餅，悄悄的端到下處，定了四碟小菜，與程樂宇做了晌飯」。當中為甚麼會

提到「《赤壁賦》大磁碗」，它的樣式又是如何？答案都能透過契合文獻、圖像、實物三者以解答出來。《醒世姻緣傳》是明、清時期的一部小說，也是一部比較寫實的小說，當中提及的器物都是當代古人的常用物品。在明、清時期，在一般情況下，作品所說的在碗壁裝飾人物故事圖的磁碗是指青花碗。而《赤壁賦》在明、清時代是非常流行的題材，不管是宮廷或民間都是非常受歡迎，所以在《醒世姻緣傳》中有提到這種常用物品。而果然就有實物證據，即出自「萬曆」沉船（船的年代為一六三零年，已是天啟年間，所謂「萬曆」是因發掘者未經考證之命名）的青花赤壁賦瓷片，與《醒世姻緣傳》的時間差不多相同。在這樣的契合下，讀者就能比較完整去了解小說的情景，也能理解《醒世姻緣傳》寫實的筆法。甚至當中寫到的「江家池上」這家百年老店，到如今還能在濟南找到。

另外一個例子是有關文房用具。於唐代，楊炯寫的《臥讀書架賦》「(前略)既有奉於詩書，固無連於枕席。樸研初成，因夫美名。兩足山立，雙角月生。(中略)功期於學術，業可究於經明。不勞於手，無費於目，開卷則氣雄香芸，掛編則色連翠竹。(中略)其始也一木所為，其用也萬卷可披。」原來，臥讀這個概念在古時已流行，不是今人懶惰的專利。

「物」中詩

初唐時候，印刷術尚未發明，書皆卷軸式，閱讀則須雙手持卷，自然很不方便。但楊炯筆下的臥讀書架究竟是甚麼樣子呢？日本正倉院藏有一件「紫檀金銀繪書几」，小小的方座上有一根立柱，柱上一根橫木，橫木兩端各有一個圓托，圓托側則為短柱，柱上兩個可以啟閉的小銅環。若展卷讀書，便可開銅環，放入卷軸，正有「不勞於手，無費於目」之便，也正是詩人筆下的臥讀書架。若讀者在這讀首賦時有這樣的知識，對作品就能有更透徹的理解。正如揚教授所說，如果我們去博物館只是純粹看文物的造型可愛，手工精美，卻對其來歷、時代背景、用途等等資料沒有基本認知的話，不但找

不到箇中樂趣，更會鬧出笑話來。

我們可以透過研究「物」中詩去學習該如何在博物館裡欣賞那些文物。揚教授舉了一個有關喝酒的例子。如果只看圖像，實在很難看懂這艘(即酒船)是甚麼東西，更別說它的用途。揚教授給它命名為「酒船」，是因為杜牧的《題齊安縣》：「船一棹百分空，十歲青春不負公。」和晏殊的《喜遷鶯》：「船一棹百分空，何處不相逢。」再查考「船」的歷史，船之本字為舩。《說文·角部》：「舩，兕牛角可以飲者也。從角，黃聲。」與爵、觥等相比，兕牛角製作的舩是先秦酒杯之大者，——爵容一升，角則四升。可看這舩船是個用來喝酒的杯子。繼續查考《詩·周南·卷耳》鄭箋：「舩，罰爵也。……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，罰之亦所以為樂。」這時就大概曉得舩船是罰杯。原來，古時的宴會跟今人的差不多，都是大概分成兩部分：最初是禮宴，就是開頭大家都是正正經經的聊天吟詩談事；到大家開始熱絡起來，進入第二部分就變成樂宴，開始彼此灌酒，美女、小遊戲、罰酒都出來，務必盡歡而散。舩船就是這樣的一個產物，它的杯口處於魚牙的部分，口小而且是參差不齊，很難喝到裡面的酒。目的就是要被罰的人出洋相而達致歡笑之效。當然，從唐代發展到宋代時已有所改變，即唐代是用於行酒令時的罰杯，宋代則演變為敬酒的勸盃。

結語

揚教授引用了《詩經》的「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」作結束。縱然她已花盡心思、力氣於名物研究的工作，她仍舊謙虛地認為她自己對古人的東西缺乏了解。她認為，如果我們真了解古人的東西，就會曉得我們實在缺乏了古人的情趣。所以，我們該認真的去讀詩與讀物，從中多了解古人的生活面貌。至於如何把古人的東西、古人的文化跟智慧融入現今的生活、融會貫通，就是今人的工作和責任。揚教授堅持，不管研究的工作如何，古典的記憶都不該在現代的記憶中被抹滅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一衣帶水的震盪

2011年3月11日，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，對世界、對人類都是悲痛的；特別是日本國土、日本人民，這更是一幕慘痛的國難史。

這天中午，日本北部宮城縣等地發生了9級大地震。太平洋憤怒了，海嘯了！大海掀起十幾米的排浪，向着海岸的大地湧來，向着嶄新的城市沖來，向着停泊的車輛衝擊過來，向着水中的船隻搖盪起來，向着渺小無力的人們，以及他們休養生息的房屋吞噬過來……海嘯，在海中又攪動起巨型漩渦，惡狠狠地糾纏着船隻，吞噬着船隻……滿目狼藉，一片廢墟，一片澤國，一片汪洋……

瞬間，山搖地動，生命顛簸；安康的家園，樓毀屋塌，夷為平地，面目全非。車輛在水中翻滾碰撞，船艦在浪中傾覆，沖上陸地，火車截斷肢解，車場頓成火海，核電廠爆炸……公路斷裂，橋樑傾倒，碼頭鏟平，機場癱瘓；交通中斷，電力中斷，通訊中斷……驚濤洶湧，水災、火災、核洩漏，缺水、缺糧，飢渴寒冷，家破人亡，成千上萬的屍體，無數人失蹤……人心撕扯，心房顫抖，啼血心淚，生命在哀號……

一百五十年罕見的特大地震，留下許多難忘的影像：首相府，晃動中的緊急應變會議；日本自衛隊火速出現在最艱險的地方；日本人民，危難中鎮定有序；水澤中，孤樓上搖盪着白長巾的婦女；那些淚水、哭號，那些憂傷的神情；劫後重逢的擁抱，飢渴四日死裡脫險的四個月大的女嬰……海濤，肆無忌憚，猖獗遍野，橫掃一切……

科技時代的今天，各國和日本，沒有預測到地震海嘯。面對無情的大自然，突擊中、摧殘下，勇敢的日本人民，同樣是那樣的渺小，那麼的無奈，那麼的軟弱！人類，在海嘯的肆虐下是多麼的無能啊！

我們一衣帶水的鄰國——日本，那麼先進富庶的國家，那麼團結頑強的民族；從古到今，腳下的地層板塊，地震絡繹不絕，他們堅強樂觀。在這塊國土上，世代生存繁衍。無數次地震，不曾動搖他們的信念。

可敬的日本人民，令人肅然起敬的鋼鐵傳統，堅韌不拔的人格素質。災難中，我們見到整體國民的冷靜、理性與文明，沒有爭執、謾罵，沒有混亂搶奪；有的是團結互助，守法律己，堅毅不屈……

我們忘不了，中國汶川地震災區，那些橙紅色日本救援人員辛勞的身影；忘不了，那來自世界各地的，人類最美好的情懷——愛的關懷，無私的援助！中國人民與你們同在，世界人民與你們同在！天地短暫無情，人間永遠有愛！今天，在岩手縣的災區，首先出現了藍衣紅帽紅褲的中國救援人員，美國、英國的救援隊也將展開拯救。中國的救援物資早已從上海飛往日本災區……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在無畏地報道着災情……

海嘯餘波仍未消散，地震的噩耗仍在頻傳。但是，頑強不屈的日本民族，今天，終究會度過；明天，必定會更加美好！

多麼渴望有一天，人類能夠頂天立地，真正人定勝天！



家園盡毀。資料圖片

文化觀察

文：青 絲

文：陳科科

敬惜字紙

季羨林先生生前有個「怪癖」，對寫有字的紙張尤為看重，哪怕只是一張小紙頭，他會珍而視之，輕易不肯丟棄，如果有人亂動了他的東西，把字紙丟掉，他還會發脾氣。對於這樣的「怪癖」，現代人或許會覺得難以理解。實際上，這是老派讀書人長久以來養成的習慣，也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傳統理念，因為自古以來，知識學問受人尊崇，凡是寫有文字的紙張都會受到特別的處理。清末的時候，甚至有名為「字紙會」的宗教團體，花錢僱請工人四處拾取字紙，然後集中焚燬，以示對文字的尊重。

宋代的印刷業十分繁榮，書籍得以大量流通，敬惜字紙的觀念也由此而起。人們認為，寫有字的紙是一種文化的象徵，應該與日常生活中的用紙區別開來，如若不用，也不可隨意丟棄踐踏；須丟入專門的字紙簍，焚燒成灰，方才不負文字。到了明清時期，各地都有專為焚化字紙而設的塔形磚爐，名為「惜字塔」。專門負責收集字紙焚化的公益機構，稱為「惜字局」或「惜字會」。而且隨着文學語言的通俗化，各種小說、筆記、佛經、家訓裡都出現了大量的勸導人們敬惜字紙的故事，內容以因果報應為主，神異色彩很濃，具有強烈的道德完善的傾向。

明人郎瑛的《七修類稿》，載有北宋宰相王曾父親因為敬惜字紙獲報的故事。說是王曾的父親，每在路上看到被丟棄的字紙，都會拾回家裡用香湯沖洗乾淨，然後焚燒成灰。某天夜裡，王曾的父親夢到孔子拍着自己的肩膀說：「你為何會對字紙如此看重？只可惜你年紀老了，無可成就，他日我會讓學生曾參托生到你家，替你光大門楣。」沒多久，王家果然生了一個男孩，取名為曾，王曾長大後參加科考，連取解元、會元、狀元，後官居宰相，封沂國公，顯赫一時。

清人梁恭辰的《北東園筆錄》也記載了一個因惜字獲報的故事。清代福建浦城有個叫陳連航的秀才，本是福州人，帶着兒子到浦城來教書，他提倡敬惜字紙，並且躬先表率，每天都和地方聘請的專門拾取字紙的工人交接，把收集來的字紙焚燬。某天，陳連航的兒子突然癲狂，從家裡跳躍而出，不知所終，家人朋友幫忙到城外溪邊找了一個晚上都沒找到。夜深時分，一個專門拾取字紙的工人在城裡看到陳連航的兒子，於是就把他帶到旁邊的一所道觀裡，另外派人到陳家通知。陳連航第二天凌晨趕到道觀，兒子的癲疾也好了。人們都說這是陳連航的惜字之功，因為若是不獲收留，陳連航的兒子在

癲癲的情況下很有可能遭遇意外；而陳連航若不倡導敬惜字紙，不與拾取字紙的工人每天交接，工人也不知道癲癲的就是陳連航的兒子，即使遇到了也未必會搭理。所以，一切巧合都是陳連航獲報的結果。

除了因果報應之說，勸諭故事也很會緊抓平民社會更為看重近利的心理，通過一些因惜字而獲小利的故事加以宣揚，給人以真實感，從而起到更好的勸諭作用。同樣是《北東園筆錄》記載的一個故事：浦城的惜字局有位姓孟的管事，雖然平時不好讀書，可是對倡導惜字的公益事業十分熱心，他自述從十幾歲開始，每次上街，都會沿途拾取被人遺棄的字紙，不以為倦苦。而在拾取字紙的過程中，他也時常會有一些額外的收穫，或撿到銀錢，或撿到首飾，一年積累下來，也頗可觀，多少可以幫補一些家用。

有一年的農曆年二十九，孟管事盤點一年來拾取字紙的額外所得，發現數額比往年都要少，他也不以為意。第二天除夕，城中人家打掃衛生，許多廢棄的紙張被堆放在街頭，孟管事又耐心地尋找裡面是否有字紙，果然找到一張。拿回家打開一看，字紙裡面還夾有一張銀票，面值為五千元錢。

故事的用意很明顯，鼓勵人們敬惜字紙的同時，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這份公益事業中來。

而在現代傳媒空前發達，海量資訊的今天，通過敬惜字紙體現敬重文化的方式，已經失去了原有的意旨。但是，尊敬文字、愛惜紙張這些良好的美德，卻有着永恆的意義。



熱點詞評

停航

紅磡到灣仔及中環的小輪航線將會停辦。由於年年虧本，自1999年接手的天星小輪，即使在政府諸多有利經營的政策下，仍決定不再續約，亦無財團投標，就此，維港又少了一條「橫水渡」。驟眼看，受影響的僅是每日5,000人次的搭客——平均計算，每個班次還不知夠不夠100個乘客，看來，若果不是搭客，此事實無關痛癢。

翻看如今仍在服務的維港兩邊走航線，不計算將停辦的兩條，其餘的，數來十隻手指都不用：尖沙咀到中環及灣仔，北角到紅磡、九龍城、觀塘，還有西灣河到三家村及觀塘。航程最長都不到10分鐘，但當前述的兩條航線不再行駛，我們就只有西邊去西邊，東邊去東邊，而少了九龍中部的庶民聚居地，橫越維港直抵自我感覺良好的精英階層集中地。

因為懷念紅磡，所以特意坐巴士到馬頭圍道下車。在紅磡廣場可以找到如今大熱的港產Toy Camera——Holga，這八一年由本地電子廠商李先生設計的菲林相機，在抗數碼的風潮下成為國際性相機品牌，而製造商的門市，就設在這個商場內。

走過幾步，某條橫巷就是茶餐廳陣營，你想吃的任何地道港式食物，這裡不愁沒有。再走出一點，經過仍很漂亮的家維塘，就到了差館裡，此處有燈火最鼎盛、聞說最靈驗的觀音廟，因為有「打仗都打唔爛」的傳聞，所以年年開庫都有善信在門口掛長龍，街坊跟廟祝都成了友好。過去不遠有家醬園，買腐乳鴨醬以至要求代燻薑皆可。

差館里還有一家名店是眼鏡舖，大半間舖都是賣RayBan太陽鏡的，不少搞網購的人都來淘寶，再放到淘寶網給他人淘。那些仍是在美國年代生產的中古RayBan，已被搶購得七七八八，甚至在網上轉手翻上翻，價值倍增，但老闆還是不以網價為準，而以自己的良心為準。

馬頭圍道的另一端，可以走到寶其利街，一條仍有樓梯舖的老街，隱匿了專賣拉鏈鈕扣的小店，亦隱匿了專作人修補麻蔴的小店。街尾有消費不過30元的寶石戲院，而且，播放的，都是首輪電影。在某個轉角，可以步向火車站那邊，有家很出名的漢堡包茶餐廳恭候，下班時分你還要跟學生白領拿籌等吃，隔旁，

尚有家不少人專誠跑來挑戰的勁辣川菜小舖。

轉向海邊走吧，穿過了大量的地產舖，就到了黃埔的大型屋苑，其粉飾的美好跟離雜的舊街成慘不忍睹的對比。走過白雪雪的住宅，終於來到碼頭。在酒吧跟老闆寒暄，聽他說停航如何影響生意、如何令居民少了一條避開「紅磡」的「生路」。面前就是樓盤常見的形容詞「無敵海景」，跟甚麼豪宅有着大距離，不會有種霸佔人家前園的罪疚——而明明海景就該屬於公眾的呀。在碼頭偶然見到釣客釣到了鱸魚、鱸魚，或是鰻魚者，或是下班過來飲一杯酒再過海回家的歸人。

碼頭沒有殘留甚麼舊時代的標記——基本上每個碼頭都被標準化了，唯一有點舊的就是鐵閘的通花以及圓形的窗。從船上拆下來的排椅、木造的椅、膠造的椅胡亂堆放，讓船客歇腳。在此服務的船只得三艘，來來回回都是它們。途中，會避開風帆，或者貨輪。跟尖沙咀那邊像放屁一樣短的航程不同，這一條，我們見到跟紅磡很似的北角的面貌，見到銅鑼灣避風港，才見到灣仔、中環的「繁華屏風」。好運的話，坐船渡港，可以在沒有塵霧的日子，見到西方夕陽，然後，由人煙稀少的碼頭，返歸灣仔、中環那邊的璀璨，繼續忙。

驟眼看，受影響的僅是每日5,000人次的搭客，若果不是搭客，此事實無關痛癢。但事實，我們是損失了一片不屬於任何權貴、僅屬於庶民的海邊淨土。



天星小輪將停辦紅磡到灣仔及中環的航線。資料圖片